

記常州天寧寺冶開法師

伍稼青

余在童年，即聞吾邑（舊常州府今稱武進）天寧寺有冶開法師者，為當代高僧。緣先祖母鄭太夫人，自四十三歲起茹長素，直至民國廿五年以八五高齡逝世，始終為一虔誠之佛教信徒。五十歲曾皈依冶開法師執弟子禮。法名觀潔，即為冶老法師所賜題。

後余任教武進縣立師範學校，校址為昔日之東嶽廟，與天寧寺相距咫尺。寺有佛經流通處，嘗數往選購經籍，於是寺中之大雄寶殿及羅漢堂、九蓮閣等處，亦遂經常有余之踪跡。民國九年庚申之春，該寺開壇說戒，四眾弟子，多至一千五百餘人，儀軌整峻，盛況空前。余每於課餘前往瞻仰，為之歡喜讚嘆不置。

後兩載，冶開法師示寂，七日始封龕，從龕前一方形玻璃中，余覘其面色如生，益為嘆異，距今已五十有七年，而其莊嚴妙相，猶在記憶中，印象之深，可以想見。

謹按冶開法師，軌律精嚴，功行超邁，真人天之眼目，末法之金湯。尤為後進楷式。茲內明索稿於余，爰為撮述其生平如次：

常州之天寧寺，原為江南有名之十方叢林。規制之宏，並時稱最。寺在武進縣通吳門（東門）外直街，剏始於唐貞觀永徽間，代有興廢，名亦屢易。元至元間乃復其名曰天寧。自唐以來，主僧如一源、大曉、了月等，多為大德，而近百年間，則冶開法師尤為傑出。

法師名清鎔，冶開其字，俗家姓許，生於江蘇之揚州。兩世皆長齋奉佛，出胎即未染葷羶。少日多病，十一歲奉父命出家，十二歲祝髮於鎮江九華山，十七歲受具戒於泰縣祇樹寺。歷參杭州、天台、普陀諸名刹，軌緣不契，暫駐即行

，同治十年來常州天寧寺。時方丈為定念，門風峻肅，儀度偉然。四方學者雲集，而於冶開法師獨深器重，師亦得所依歸，服勤左右，力究向上。

會值初冬，結期坐七。師偶於浴次，聞上首二老僧互談七日間所得，自媿未能逮其勇猛，不待浴畢，即濡足入堂，跌坐禪榻，提起本參話頭，一念孤迥，誓以身殉。覺剎那間已燼香尺許，鳴磬下坐，隨眾經行，覷定念佛是誰，更不知身在何處，維那見師行不循軌，以香版擊之，師觸着如在雲霧中，忽聞霹靂，頓化眼前黑暗，為大光明藏。身心一如，受用自在。定念知師已開佛眼，遂受記前，師以法乳恩深，見本寺自兵燹之後，雖中興鼎盛，而殿宇堂舍，未復舊觀，慨然以興修為己任。越歲，定念圓寂。師進香九華，回至金山。坐次聞侍者捲簾，維那喚放下，師應聲觸機，一念放下，得力更踰於前。自此大地平淨，融通無礙。當下聞隔江人語歷歷，視瓜州如庭戶，昔日讀經義理隔閡者，至此皆了然於心目。展閱楞嚴華嚴，如從自己肺腑中流出，始知以前種種，恍如昨夢。

既即行脚入陝，結茆終南，庵當山隘，始至時，忽聞虎嘯，聲震山谷，師一念不動，虎遂屏息帖耳而過，嗣此日必一過，寂然無聲。後遷喇嘛洞，其先住者言，洞有怪物居之，每不能安，雖持咒禁制，了無效益，師笑謂子之不安，正以持咒作法，與之為對敵，我則偶然棲託以蔽風雨而已，心同太虛，無迎無拒，彼縱拒我，我不拒彼，作祟與否，任之可也。遂入居，凡三年，初無怪異。

嗣居自造實報莊嚴室。一夕，心覺有異，念剃度時師祖蓮庵年高，得毋有疾？乃冒雪下山，急走四十八日，乃抵揚州，其師兄某曰：「師祖已臥病六日，方日夜呼汝名，冀得一面。」即入

見，蓮公甚喜，病亦尋愈。其時有先於師行者，遲三日乃至，問何行之速，中途胡不遇，師亦惘然莫識所以。就當師首途時，蓮公固無恙。至誠前知，人皆以爲不可思議。

師鍛鍊既深，動靜一致，以爲菩薩發心，豈惟自度，要在度人，似未可枯坐深山，以爲究竟。於是仍回天寧寺，與高朗、有乾協助方丈善淨，分籌內外，有情功德，常住益贍，更四出募修大殿，遠至關外，泥濘沒踝，備極困瘁，誓不退轉，卒遂所願。後乃以大殿高逾百尺，本邑士紳，以其凌駕文廟，阻之甚力。師持以慈忍，無片語相爭。徐請長老出爲排解，遲久乃克竟工。

善淨既寂，師繼席領衆。學者入室，深錐痛割，不稍假借。嘗謂具大慈悲心者，方能以毒棒接人。有日本僧聞天寧寺之名，特來參叩，終日賦詩說偈，稗販古德語錄，下筆千言，滔滔不竭。師初不置答，俟其纏繞既竟，突問離却古人，何處是你自己？試道一句！僧啞然若失，旋即悔悟，流涕禮謝而去，師之方便爲人有如此者。

法師在位時，復以餘力興復東郊太平寺塔，工程艱鉅，與大殿相埒，邑人出郭展禮，見碧瓦丹楹，與金鈴紺頂相輝映，向日放十色，作大光明，信仰之心，油然而起，是則莊嚴佛土，即是說法，固非徒侈巍煥已也。

退位後，又至杭州靈隱寺建殿像，在上海玉佛寺，創立居士念佛會。一時公卿耆碩，皆被啓發，當下獲益，風傳遠近，尤以先後在京，請頒梵策大藏，在寺創刊方冊經典，爲利人之津筏，具無量功德。

歲庚申，開壇傳戒，弟子數逾千人，每屆升座，觀者如堵牆。自仕宦居士，以至村嫗牧豎，咸環列壇下，見師頰頰銀髯，圓音演暢，無不極口讚嘆，蓋天寧自前清咸豐間傳戒後，至此始克再舉，又值庚申兵難，甲子一週，兼設無遮大會，普行超荐，居民無不感悅。

師於一切佛事，皆以精誠行之，使人見其威儀，即傾心歸嚮。其他寺外有爲功德，如造橋、修路、施衣、給食，設

鐘警旦，燃燈照夜，皆隨時隨地盡力行之。其中用財尤鉅者，以改修政成橋爲最，用力尤劬者，以親至北方賑濟爲最。蓋戊子歲，北方水災，越年又大旱，師曾創佛教慈悲會，集款累萬，一再親赴災區散放，全活無算，勞不告疲，人或勞之，則曰：此本分事，何足道？其另一可以記述之事，則爲光緒間，師聞朝廷禁雅片，大喜，及聞以十年爲限，且給烟戶憑照，准其賣膏而倍增其捐，則又快快，乃自購戒烟丸藥，贈鄉內之願戒烟而貧者，於是求丸者踵接於寺，師嘗言「我將自吾之鄉，以爲戒烟先，聞吾鄉之風，必有興者，自吾之鄉以至於吾郡，自吾郡以至於吾省，自吾省以至於全國，國家何憚而不富與強。」余師錢名山（振鐸）嘗爲之傳，載其謫星三集，篇末有言曰：「老氏以畜名學，宏道好施，儒者不如，豈非出乎其類者也。清鎔慷慨論事，其志願除天下之穢惡而大振之，寧非豪傑之士哉？」名山師生原與佛無緣，而於冶開法師獨致尊敬，殆非偶然。

冶開法師自庚申春日傳戒之後，入夏偶患風疾，至秋漸愈。自此謝客，日誦華嚴經四卷。民國十一年壬戌，冬月舊疾復作，安詳自在，一無痛苦，至二十日子刻，瞑目趺坐而逝，世壽七十一，僧臘六十，寂後七日始封龕，猶端坐容貌如生，觀者日數千人，咸嗟異膜拜。次年冬，其徒惟寬（顯澈）奉其靈龕，安塔於常熟虞山北麓破龍澗上，澗隸破山興福寺，法師於寺有重振之功，歸骨於此宜也，仁和葉伯臯（爾愷）撰冶開大師塔銘，文畧，其銘曰：

「法法無法空王門，慈悲方便文辭興，綱宗既別支派分，掃蕩建立滋紛紜。大師崛起乘願輪，融通禪淨歸一源，刊條刈蔓呈本根，摩尼光耀江天澄。神力無畏魔車翻，楊枝霧洒蘇饑民，菩薩道行人天尊，華嚴性海花香雲。盡虛空界皆家珍，世緣已盡辭塵勞，解脫文身名句身，無去無來齊幻真，巍然一塔光乾坤，法王之印茲長存。」

蓋法師道行精純，機緣翕集，丁茲末劫，固黑夜之慧炬，歧路之司南也，金身永謝，緇素同悲。鄉賢莊思緘（蘊寬）曾爲之傳，新續高僧傳亦有其傳畧，本文材料則泰半採自名史學家同里屠敬山（寄）所撰之冶開禪師七十壽言。